

(bhava) 治世之第五年也。(四) 據羽溪了諦氏考證，稱于闐建國，由西藏傳及玄奘所傳，當爲阿育王時代，即紀元前二四二年頃。此云建國後百六十五年，則佛教傳入于闐，當爲紀元前七十四年之際。來傳教之高僧，即毘盧折那。又據阿育王石碑及善見律所述，阿育王即位之第十一年至十二年之間（紀元前二五九—八年），曾遣派僧侶至四方傳播佛教；入迦濕彌羅及犍陀羅者，爲末闐提。(Majjhantika)（並引見羽溪了諦西域之佛教四—二頁。）如上所述，是在紀元前一世紀頃，于闐即有佛教。此時當中國前漢昭宣之際，西域內屬，中西交通大開，中國與罽賓交涉，自武帝以至元成間，往來不絕。迦濕彌羅即今之克什米爾。克什米爾在罽賓之東南，同在漢通西域之南道上，蓋由巴達克山經揚伽(Jangam)南下，越大雪山(Hindu-kush)而達克什米爾，其起點皆自莎車西之達許庫爾干也。于闐在莎車之東，亦在南道上，爲漢通罽賓所必經之地。罽賓既與中國有交通，迦濕彌羅較罽賓爲近，則由克什米爾到于闐，極爲可能。(參閱中西交通路線圖南道線。)由此以言，則在紀元前迦濕彌羅人，遵南道來于闐傳教，非不可能之事也。但吾人細檢中西載記，有足供吾人注意者，即西藏傳稱于闐最初建立之寺院，爲贊摩寺。以後七代之間，絕未再建一伽藍。據此，是中國昭宣以後，二百餘年之間，于闐王皆無傳播佛教之事。又據那威(Konow)著東伊蘭語考，「稱據西藏傳首來于闐傳佛教之毘盧旃，即毘盧折那；適當于闐王尉遲散婆跋時代。散婆跋即漢書西域傳之于闐將反莎車自立之休莫霸。」(方壯猷譯文，見女師大季刊。)按休莫霸約當漢明帝永平時，即紀元後五八—七五年；距毘盧折那入于闐之歲，相差一百三十餘年。故由年代之考證，與西藏傳顯有出入。又據漢書班超傳，當漢明帝至和帝時，班超均在西域。稱于闐國俗信巫。並有遣使向漢使求馬祭神之事。時雖休莫霸已死，廣德嗣位，但相距亦不甚久，又大唐西域記瞿薩旦那條，曾記鼠壤墳故事，稱：

『昔者匈奴率數十萬衆寇掠邊城，至鼠墳側。……其馬鞍、人服、弓弦、甲縛、帶系，鼠皆嚙斷。兵寇既臨，面縛受辱。瞿薩旦那王感鼠厚恩，建祠設祭，上自君王，下至黎庶，咸修祭祀，以求福祐。或衣服弓矢，或香華肴饈，亦既輸誠，多蒙福利。』